

二十四史分類輯要

第一函  
第六冊



忠良

商

武丁既免喪猶弗言恭默思道夢上帝賚也以良弼乃使人以

形圖其旁求求非於天下說為胥靡築于傅巖胥靡聯繫相從

傳巖在河南河南府陝西常有澗水壞道使胥靡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求得之命以為相以總

百官又置諸左右朝夕納誨以受學焉說乃陳說命商書三篇

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用訓于王

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君封於呂姓姜

氏尚其苗裔異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鸞鸞非熊非羆

皮非虎非貔毗所獲霸王之輔鸞瑞獸熊似豕羆似熊貔猛獸果遇呂尚於渭

水之陽在陝西西安府渭南縣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公太公曰當有聖人

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尚父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遜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仲

子及武王伐紂夷齊乃相與叩同牽馬陳君臣以諫左右欲

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

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義不食周粟採薇山菜而食

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以暴

暴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的歸矣適從吁嗟

祖同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周成王

伯禽就封於魯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

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

返

三吐哺

部○食在

口曰

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周康王

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

召民至庭聽斷

召公曰不勞一

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

上聲○行察視也

鄉邑聽

斷於棠樹之下至是卒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作甘棠之詩

國風

篇名 歌詠之

周赧王

趙王

惠文王

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由今日

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

乎趙王乃止而封樂毅於觀

貫津

趙邑故城在直隸眞定府武邑縣

號望諸君

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責也毅且謝之曰將軍捐

棄也燕歸趙自爲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待也將軍之意

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免身於罪立取齊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

也離遭也○毀辱之謗墮揮壞也○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所以臨

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被不測之重罪以去燕又幸趙伐燕以爲利義之所不忍出也

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不潔已名而咎於君臣雖

不佞數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閒爲昌國君而毅往

來復通燕竟卒於趙

漢惠帝參聞何薨告舍人趣促治行促治行裝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

祝齊者其後相後來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寄託也後相曰擾亂也

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

并包容納

也今擾之姦人何

所容乎始參徵時與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本訥重厚長者召爲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參子宙賈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宙

私問之參怒咎宙曰趣

促

入侍天下事非若

汝

所當言也至朝

時帝讓

責也

參曰乃

彼也指密

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

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汝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

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漢武帝

始汲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還報

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

今河南懷慶府

失火

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

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

諫不得留內遷爲東海

今江南淮南府海州

太守好清靜擇丞史

郡守之屬有丞

有諸曹掾史

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閣

始

內不出歲餘

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

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黯多病賜告

休假曰告

者數不愈



莊助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

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

育

孟賁夏育皆古勇士

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

之矣

漢武帝

以兒

倪

寬爲左內史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

今陝西

安府同州

兒寬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

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闕狹與民相假

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

顛去聲○課試也上功曰

最下功

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

白殿

姜上聲

屬視

不絕

繼索也屬聯也言輸租者若繼索之相聯屬也

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

寬

漢昭帝 霍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

臣相驚光召尚

主也

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

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  
衆庶莫不多光

漢宣帝

以龔遂爲水衡都尉先是渤海

今直隸河間府滄州

歲饑盜賊並起上選

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

曰海類

濱

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

赤子益弄陛下之兵於潢

黃

池中耳

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汗行潦之水池中平之不

難也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因欲安之也遂

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轉去聲○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

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

傳驛車也

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

鉤刈鎌也  
○鎌音廉 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

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

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

佩犢勞來循行

上聲

郡中皆有畜積

恣

訟獄止息至是入爲水衡

都尉

以尹翁歸爲右扶風翁歸爲人公廉明察爲東海太守過辭廷

尉于定國

定國家在東海

定國欲託邑子

同邑之人

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

現

退謂邑子曰

此賢將

指翁歸太守兼武事故稱

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披籍取人

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政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爲右扶風

今鳳翔府

見同下

選用廉平以爲右職

高職也

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

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課常爲三輔最其在公卿間

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

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

初宣帝號皇曾孫

遭遇

自免難後至爲天子

絕口

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

阿依保護

之功辭引使者丙

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

丙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祿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驗

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

去聲

自言安世

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黃霸爲潁川

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

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

由○主糾察郡吏郡錄事也

白欲逐之霸曰許丞

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

朔易長

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

姦吏因交代之際棄匿簿書盜

去官物

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

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

上聲

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

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

不久也

坐法貶秩

詔復歸潁川爲太守

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

今雲

南雲南府

有金馬

金形如馬

碧雞

碧形似雞

之神遣王褒持節求之初上聞褒

有俊才召見使爲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

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  
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及其遇明君也  
運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  
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

易乾卦雲從龍

風從虎

蟋蟀俟秋陰吟○蟋蟀似蝗而小一名促織九月在堂故曰俟秋陰

蜉蝣同

出以陰

蜉蝣似蝸蟻其出有時故曰出以陰

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

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宏功業俊士必俟明主以顯其德上

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休

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

姓蓀名鏗堯舜時人至殷已七百餘歲

响噓

並音吁○虛口出氣

呼吸如喬松

王喬赤松子皆仙人

哉上頗好神仙故褒對

及之

始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數以禮讓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威死爲

東郡

今山東東昌府

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人爲馮翊行

上縣至高陵

今陝西西安府高陵縣

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

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

平聲

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

翊是日移病

移文稱病

入卧傳

轉去聲

舍猶今館驛

閉閣

蛤

思過於是訟者

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郡中歛

同

然傳

轉

相救厲恩信

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

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卽部吏案較望之在馮翊時稟虞儀

稟主藏穀犧主養

牲所以供祭祀

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

時望之爲

御史大夫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

各令窮竟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等數  
事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致堂胡氏曰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  
人相訐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旨蕭得無事而韓獨  
蒙辜正使延壽有罹於法者其爲潁川黃霸因之而大治  
其爲東郡令行禁止而被擢其爲馮翊恩信徧於二十四  
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其罪乎  
而加以棄市之刑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楊惲之誅也公卿奏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寢

其奏不下敝使掾

視○如

舜案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

耳安能復案事敝聞卽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事會立春行

上聲○

察視也 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言使者奏敝賊殺不辜上欲

令敝得自便卽先下前奏免爲庶人敝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

亡命

命名也脫其名籍而逃亡

數月京師吏民解

同

弛枹

浮

鼓數

朔

起

枹擊鼓杖

也擊鼓所以警衆數起者言偷盜之多也

而冀州

今直隸眞定府冀州

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

者卽家召敝妻子皆泣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

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拜冀州

刺史到部賊盜屏

丙息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義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在西安府城內未央

宮左蕭何所造  
以藏秘書者

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

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  
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養心吳氏曰慶元間中興輔佐孰優論云定策如博陸濟  
治如丙魏靖邊如充國置之前列夫誰曰不然安世以謹  
厚聞延年以寬和著蕭望之梁丘賀以文學顯其他如韓  
如劉亦不過一藝一能之士未見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  
大節凜然乃真之於羣臣之後武之守節如彼其堅也起  
敬於夷狄如彼其久也序列如彼其卑也帝豈無見於此  
哉蓋麒麟之圖繪正遠人觀聽之所繫彼其平昔之所畏  
慕者知有武而已一旦顧瞻傑閣歷數元勳而購昔敬畏  
之人乃眇然特居羣臣之後必相顧駭愕私相告語以中  
郎之大節如此且居羣臣之下則凡偃然其右者其功德  
顧可量歟將益信中國人材之盛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  
勢矣夫如是甯不足以示中國之大而杜外夷窺伺之心  
哉

漢元帝

貢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惟陛

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魚樂

而已也天子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掌

教

減穀食馬水衡

主上林

省肉食獸

司馬溫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爲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致致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焉得爲賢知

而不言爲  
罪愈大矣

以召郤信臣爲少府信臣先爲南陽

今河南南陽府

太守後遷河南

今河

南河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

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徵爲少府請諸離宮希幸者勿

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太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

殺魏郡太守京房。

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夫易者也雖然

此特爲房言耳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用又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爲君哉死不以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房學易於雋延壽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

變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以孝廉

爲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

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

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

法上意鄉

向

之時石顯顯

專

權五鹿充宗爲尚書令用事房嘗

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

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

任豎刁

桓公趙高二世

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

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徃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陛下視

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

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

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

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

房爲魏郡太守

今河南彰德府

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竟徵下獄

顯告房與妻父張博爲淮陽憲王作求朝奏草誹謗天子註

卦

誤諸侯王

註亦誤也

皆徵下獄棄市

致堂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辱矣之戒況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爲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嚮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爲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爲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无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漢成帝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時大將軍王鳳用事上謙讓無所專

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闕也

白

大將軍左

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

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謂章曰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稱病上疏乞骸骨上優詔報鳳疆起之上使尚書劾章罪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章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致堂胡氏曰人君於其臣知其奸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藎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于京房成帝之于王章旣嘉其忠納其說而顯與鳳偃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復召尚書劾章以萬乘之主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何所憑信安敢納忠哉

以薛宣爲左馮翊宣爲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爲彭城

今江南徐州



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宣爲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皆解印綬去又瀕陽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多盜令薛恭本孝者職不辦粟邑今西安府白水縣僻小易治令尹賞久用事吏宣卽奏二人換縣數月兩縣皆治宣得吏民罪名卽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縣令長名也

孔光

孔子十三世孫霸之子

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政事上有

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爭

諍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彰主之過以奸干忠

直人臣大罪也有所為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

洗沐之日歸家

休息也漢律吏

五日得一休沐

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

殿名在長樂宮中

一曰省之後堂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

不泄如是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為盛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

九九即九章算術也桓公時有以九九見者公

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况大於九九者乎公見之

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

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言

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則嘉謀日聞於上矣

故爵祿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

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外

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

成帝卽位年號

以來

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弛二今

三倍此數也

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

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

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

已上不納

漢哀帝

諫大夫鮑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戚持權濁亂天下奢

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

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極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

士論議過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厚待外親小僮幸臣董賢等

在省戶禁闕也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官爵非陛

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

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

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外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

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會

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抉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上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

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書虞書皋陶謨也五服五

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章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別五等之服以彰顯之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

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  
侵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竭也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

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嘗爲之  
寒心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  
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

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

詔召丞相王嘉詣廷尉詔獄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

平帝年號

中追諡曰忠紹其封

上從容視董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中常侍王閎

平阿侯譚之子

進曰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

默然左右遺闕出闕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

帝幸韓嫣

偃

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董賢無功封侯列備鼎

足誼譁道路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新莽

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卽拜爲太子師友祭酒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兩子及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

漢光武  
帝

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宛

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

人卓茂寬仁恭愛恬

淡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哀平間爲密

今河南開封府密縣

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

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

十里一亭亭有長主賊盜

受其米肉遺

去聲

也○餽

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

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徃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敝壞之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

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甯

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

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

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

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平聲○議大者可殺也且歸念

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嗤鴟○輕侮也其不

能河南郡今河南河南府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



行道不捨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貫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以杜詩爲南陽太守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脩治

陂

卑

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

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王元環安大破之乘勝遂進蜀人公孫述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蓋延爲虎牙將軍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

國故呼巨卿

蓋延字

欲相屬祝

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又

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疆起受所誠歛自書表曰臣  
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  
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  
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教督投筆  
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代之歛喪還  
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

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

今河南南陽府泌陽縣

侯岑

彭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監軍鄭興領其  
營以侯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蜀人爲立廟祠  
之

帝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質惲蘊拒關不開上令從者

見現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

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日如社稷宗廟何書

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漢尉

以張堪爲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

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遂兩歧旁出張君爲政樂不

可支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爲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張宗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

長而達之友人張汎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後帝欲以興爲大司徒興固辭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盛德不敢苟冒帝遂聽之

陳留

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

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

奴也

白曰殺人

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

住

車叩馬

以及畫地大言數

上聲

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

不用器械而以手殺也

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

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  
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甲辰二十年夏五月大司馬廣平

今直隸廣平府廣平縣

侯吳漢卒漢病

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慎無赦而

已漢每從征伐或戰不利諸將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

帝歎曰吳公差

雌彊人意

言甚起發人意思

隱若一敵國矣

謂不可測也每

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辨嚴之日

治行李日辨嚴

及在朝廷斤

斤

僅明

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

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

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馬援少時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

不示人以朴

同樸○木素也

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

馬援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人

北地今陝西慶陽府

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

休去

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

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徃從之囂甚敬重與決  
籌策

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馬援自交趾還平陵

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孟

冀迎勞

去聲

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

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

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寇天水

今陝西扶  
鞏昌府

風今陝西鳳翔府上黨今山西潞安府援自請擊帝許之使出屯襄國

今直隸順德府

邢台縣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

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墜自持勉思鄙言

以劉昆爲光祿勳○初昆爲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合縣有火災昆

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爲宏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太守虎皆負子渡河

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杜林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

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

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夏新息今河南汝甯府息縣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春秋書卒于師嘉死事也上書

卒于軍下書收其印綬帝

馬援軍至臨鄉

鄉名在武陵縣

擊破蠻兵初

之失大矣特書議之

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意不

平諸子問曰梁伯孫

松字

帝婿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而

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

梁統

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

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遺書誡之曰吾

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曹輩

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甯死不願聞子孫

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

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

交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



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

務

者也效季良不得陷

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

漢縣故城

在湖廣襄陽府城南

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侏人上書

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

松竇固與之交結帝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

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爲零陵

今湖廣永州府

太守松由

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

今湖廣武昌府崇陽縣

有兩道可入從

壺頭

山名在辰州府城東

則路近而水險從充

漢縣故城在湖廣岳州府慈利縣西

則塗夷

也平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以事

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

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耿舒與兄弇書言壺頭竟不得進大衆

拂鬱行死

猶言將死

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卽

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

古

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疾

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

是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嘗服薏苡

以○

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

以爲昔所載還皆明珠文犀

通天犀也

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

喪還舊塋槨葬

草葬也

城西前雲陽

漢縣故城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

令朱勃詣

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

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僊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家屬杜門

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臣竊傷之願下公卿平拔功罪

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

漢明帝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

宮

在洛陽縣東北

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

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潭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債遵李

忠景丹萬脩蓋蛤延邳批彤容鉅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

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

不與焉

致堂胡氏曰東漢二十八人同時奮庸猶車轂有二十八輻各以其力旋也馬援雖劣於高密侯方諸寇祭馮耿豈遽出其下乃以后戚不與功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爲私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坐椒

房威屬而掩烈  
丈夫之大節哉

以宋均爲尚書令○初均爲九江

今江西九江府

守五日一聽事悉省

椽硯

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

設檻

咸上聲

穿淨○檻設機捕獸穿地陷獸

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

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奸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

漢章帝

以廉范爲蜀郡太守○成都

今四川成都府

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

禁民夜作以防

房

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

視

范乃毀削先

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

范

字來何暮不

禁火民安作

可相去聲

昔無穠

如

今五袴

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

烏孫

見同于賓

使者邑到于賓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

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

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

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

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

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

同  
恤  
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魯國

今山東兗州府

孔僖涿郡

今直隸順天府涿州

崔駟

因

同遊太學相與論武

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詮改儻其

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國語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迎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單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戍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仲乃對以致

霸之術

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爲十世之武帝遠諱寶

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

御史臺也

令史御史屬官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  
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  
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  
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徃退而安寢吾子  
有疾雖不省醒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漢和帝

尚書何敞上封事

密奏卓囊封版故曰封事

曰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猶饑而

食寺

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兄弟專朝虐用

十四  
百姓奢侈僭倖誅戮無罪臣敞區區誠不欲上令

平聲

皇太后損

父母

文王妃

之號陛下有誓泉

左傳隱公元年鄭莊公母武姜愛莊公弟共叔段段謀襲鄭莊公遂

置母于城穎而誓之曰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憲乃白

白於太后

出敞爲濟南

濟南王康

太傅

漢安帝

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闕西孔子楊伯起

震字

鄧騭聞而辟之累遷荊州

今湖廣荊州府

刺史東萊

今山東萊州府

太守當之

郡道經昌邑

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

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令夜懷

金遺

去聲

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

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子孫常疏食

步行故舊或欲令

平聲

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



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以虞詡爲朝歌長討縣境羣盜平之鄧隲以前議惡虞詡欲以

法中之會朝歌

今河南衛輝府

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

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

也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樹根之盤互木節之交錯非堅利之器不能治之

此乃

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

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

是爲三科

收得百

餘人賞

赦也

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

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

居○衣後裾

有出市

里者吏輒禽之賊於是駭散縣境皆平

漢順帝

虞詡上書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

後書黃瓊傳較

較者易汗是也

容容隨衆上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

蹇之節

易蹇卦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難也言不避艱險以求濟之是蹇而又蹇非以其身之故也

宜擢

在喉舌之官

後漢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下喉舌

必有匡弼

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爲河間相○河間

今直隸河間府

王政傲很不奉

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

服箕踞

敬坐也坐伸兩足以手按膝形如箕也

殿上侍郎贊拜景峙

池上聲○不挺然立也

爲禮問王所在虎賁

奔○武士之號言其勇猛如虎之賁騰

曰是非王邪景曰王

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耕

服景

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  
簡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  
寃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脩

三年夏五月旱○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  
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  
災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  
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  
僕露風塵誠無益也宜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

官人去貪佞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  
擾也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平刑德八柄柄猶器之  
有柄也周

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日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

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

圖識緯七緯也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

春秋緯蓋漢末夏賀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必有緯也

上疏言圖識成於哀平

哀帝平帝

之際

皆虛偽之徒以要

平聲

世取資欺罔較

覺

然

甚明也

莫之糾禁且律

歷卦候九宮

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遷於中央故謂之九宮

風角

角隅也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

凶也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

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識一禁

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三年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

是雄爲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

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

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

晉趙盾

任韓厥

韓厥子

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

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遣杜喬周舉周栩

許

馮羨

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

上聲。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

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

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

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

以下便輒收

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于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

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以張綱爲廣陵太守○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

江今

南揚州府

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

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爲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異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

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論功當封梁冀邊之在郡一歲卒

冀州

今直隸真定府冀州

刺史蘇章有故人爲清河

今山東東昌府恩縣

太守章行

部欲案其姦贓乃爲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章字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誠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夫君者舟

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同者也若能平志

畢力以度

作渡

元元

元善也民類皆善謂之元元

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

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

去聲

祿猶鑿墉

牆也

之趾

基也

以益其高豈安

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漢桓帝

羣臣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

奔○皆殿前衛士

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

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

梁冀之弟

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

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

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九月以劉寵爲司空○寵嘗爲會

贈

稽

今浙江紹興府

太守除煩苛禁



非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邪

耶○山名在紹興山府山陰縣東南

谷問出人

每

齋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

發求

徵發取求

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

廢

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

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

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

去聲

人選一大

錢受之

漢桓帝

以李膺爲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

今河南懷慶府河內

縣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

夾壁也

中膺

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卽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

丙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

廷日亂紀綱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

賈彪嘗爲新息

今河南汝  
甯府息縣

長小民因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

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硯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賊聞之亦面縛自首去聲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

漢靈帝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

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雖歐血而死綱目亦略而不書

所以權輕重而示訓也嗚呼微矣

遼西

今直隸  
永平府

太守趙苞到官遣吏迎母道經

柳城

故城在永  
平府西

值鮮卑

東胡  
種名

萬餘人入塞寇鈔

抄略也

劫質至苞

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  
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  
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  
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爲  
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  
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伊川程氏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富  
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  
之可也徐庶於  
此蓋得之矣

漢獻帝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爲帝虞不受○關東諸  
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

宗室賢備欲立爲主韓馥袁紹遣張歧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屬

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

天子出奔謂之蒙塵

吾被重恩未能清

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也

并力

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

垢汙邪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夏四月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爲奮

威將軍共秉朝政

卓身負大逆蕩覆帝室罪不容誅然當時諸人環視回顧無有能討之者唯王允潛布腹

心克殄元惡故綱目書允使呂布誅董卓其歸功於允彰彰明矣豈以其不終之故而遂泯其實乎

董卓忍於誅

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

尉黃琬僕射

奢

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

人卓愛信之誓爲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撻避

之卓意亦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僞著灼衛士服守北掖門正門旁小門也卓入以戟刺之卓傷臂墮車顧

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促兵斬

之卽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

萬歲百姓歌舞於道暴僕卓屍於市卓素充肥守吏爲大炷主

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樹也如是積日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

爲奮威將軍封溫今河南懷慶府溫縣侯共秉朝政

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黃上聲起兵討魏王曹操

不克死之少府司直非貴大臣也非貴大臣而能起兵綱目時所深予也故特書討書死之所以愧黨操者深矣

有金禕衣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欲挾天子以

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

漢昭烈

那貞至吳孫權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

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及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憤怒

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今河南開洛今河南

南府洛陽吞巴今四川蜀今四川成都而令平吾君與貞盟不

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

人者也

冬十月孫權遣使如魏○吳遣中大夫趙咨入謝于魏魏主不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王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不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經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升數

漢後帝 吳使張溫來聘復遣鄧芝報之芝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

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茂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

五年

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

春三月丞相諸葛亮率諸軍出屯漢中

以圖中原

劉禪之起書曰興復帝室特筆也於是特書日以圖中原其予亮以討復之義矣自是亮五伐魏必書丞

相若右將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

今陝西漢中府

使長史張裔

吳

參軍蔣

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

三分益州

今四川成都府

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

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



菲薄引喻失義

引喻淺近以失大義

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

禁府中

將軍幕府

俱爲一體陟罰臧否

比

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

否

及爲忠善

臧者宜付有司論其刑

罰賞

以昭陛下平明

無異

之治不寬

偏私使內

宮外府

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衣○俱

董允

爲黃門侍郎

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

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

悲

補闕漏

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

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

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

與隆

傾視

之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

陳震長史

張裔

參軍

蔣琬

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

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先帝不以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

建安十三年當陽長阪之敗

受任

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亮使吳求救於孫權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

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盧

深入不毛

建興元年南中雍闓

等以四郡叛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瀘水名在四川行

都司城南其水深廣而多瘴春夏經之多死不毛謂不生草木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

除姦凶

謂曹丕也

興復漢室還於舊都

兩漢所都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

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升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致堂胡氏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勿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秋八月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師

魏延作亂儀擊斬之

嗚呼亮自經略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成固一圍陳

倉祁山一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至於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甘受巾幗婦人之服勢已窮蹙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託孤之際蓋嘗以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爲告至其出軍上表又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爲言由今觀之可謂不食其言矣書卒于軍以見歿於王事之實其討賊之義死而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視曹馬輩欺孤弱寡孤媚以取人家國者曾犬彘之不若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不有綱目特書屢書表而出之則

孔明亦若而人耳噫

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遣

去

以巾幗

國○婦人喪冠

婦人之服

鄙其無丈夫之志也

懿怒上表請戰亮謂姜維曰彼本無戰情

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衆耳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

皆親覽焉所噉啖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  
久乎八月薨

初諸葛亮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長史張裔異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晉武帝

羊祜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讓誠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問列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

吾所不取也

晉惠帝

劉宏

荆州都督

遣江夏

今湖廣武昌府

太守陶侃將兵討陳敏侃與敏同郡

又同歲舉吏或謂宏曰侃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宏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詣宏以自固宏引爲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寇武昌侃禦之以運船爲戰艦咸上聲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爲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

晉懷帝

漢太保劉殷卒

卒僭國臣錄賢也

殷不爲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

甚多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

晉愍帝

王敦徙陶侃爲廣州刺史

直書敦徙惡專也

時王機盜據廣州

今廣東廣州府

侃至遣督護討機走之廣州遂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

平入

聲○甓甓也卽甗甗

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

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

晉明帝

陶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歛膝危坐軍府

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常語

去聲

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

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晉成帝

詔以卞壺都督大桁

桁○方舟也駕方舟以爲橋在江甯府治東南

東諸軍及蘇峻戰

於西陵

質實云地名未詳處所

大敗峻攻青溪柵

折○在江甯府治東

壺又拒擊之

壺背癰新愈

同瘡

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軫

軫肝

隨之

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

溫嶠將討蘇峻遣督護王愨期詣荊州邀陶侃同赴難侃猶以不豫顧命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更遣使邀之侃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灑泣登舟侃復追

登還嶠遣書曰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

願深察之愨期亦謂侃曰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甯有容足之

地乎侃深感悟卽戎服登舟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

今江南揚州府得

詔書卽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峻聞之自姑孰

見同上于湖

還遷帝於



不頭司徒王導密令張闓

開

以太后詔諭三吳

今江南蘇州府  
爲東吳鎮江府

爲中吳浙江湖  
州府爲西吳

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使庾冰將兵一萬西

渡浙江

在浙江杭州府城東

於是吳興

即湖州府

太守虞潭吳國

即蘇州府

內史蔡

謨義興

今江南常州府宜興縣

太守顧眾等皆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

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家僮從軍密環珮以給軍費

晉成帝

九月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眾

前書溫嶠以陶侃此

其先侃何不沒其功也綱目於陶侃心跡不相掩可也

西軍與峻久相持不決溫嶠軍食

盡貸於陶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

膽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

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

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

矣廬江

今江南廬州府

太守毛寶說侃曰軍政有進無退可試與寶兵

斷短

賊資糧若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而遣之竟

陵

今湖廣安陸府

太守李陽說侃曰大事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

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寶燒峻句容

今江南江甯府句容縣

湖孰地

去句容四十里

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温嶠帥

步兵萬人從白石

山名在江南和州含山縣府

南上峻將八千人逆

迎也戰馬

躡

至顛仆也

侃部將斬之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

五年

趙建平元年

春正月太尉陶侃討郭默斬之劉印首至建康司

徒王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

曰此必詐也卽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

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

以船艦

咸上聲  
戰船

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

定大事者耶

詩周頌酌之篇於錄王師遵養時晦於歎辭錄盛  
道循也此言武王初有於錄之師而不用退自循

養與時皆晦然後一  
戎衣而天下大定

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

以降侃斬之

陶侃晚年深以盈滿自懼不預朝儀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

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薨諡曰桓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

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

今江南甯國  
府南陵縣

迄於白帝

城名在  
四川夔

州府  
治東

數千里中路不捨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

似魏武曹忠順勤勞似孔明諸葛亮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鯁

從子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張駿趙涼州牧遣使上疏請北伐書予義也張氏四世忠晉自駿而後鮮克繼者矣初張軌

及寔茂保據河右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

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強遠近稱爲賢君駿遣

使上疏以爲勒石李既死虎石李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

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郗征西亮庾等汎舟江河

勉沔水在湖廣漢陽府首尾齊舉

晉孝武桓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在江甯府城南時

都下恟恟習。驚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

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温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温大陳兵衛

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

笏也

安從容就席謂温曰安

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

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卧帳中

幕帳之中

聽其言風

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矣

古者出征以幕帳爲府署故云

時天子幼

弱外有強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温有疾還姑

孰

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謝安以

兄子元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元之才足

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

桓温

府見

其使去聲才雖履屐

極

間謂周旋行步之間

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元

鎮廣陵

今江南揚州府

募驍勇之士得彭城

今江南徐州

劉牢之等數人以

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

胃

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

畏之

晉安帝

正月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賜死自領荊州刺

史將兵擊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

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之

心而欲欺誑國士

延之自謂

自謂處懷期物

處至誠之懷以待人接物

有由來矣

此述裕來書中語

夫伐人之君

淡

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

來乎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

休之嘗爲平西將軍

之至德甯可

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平聲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

下耳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

翹字顯宗乃更耕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宋文帝植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

氣朝廷疑畏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時湛爲領軍將軍說司徒義康以

爲宮車一日宴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宋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

入朝時道濟爲司空鎮尋陽尋陽今江西九江府至留累月將還義康稱詔召道濟

入祖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

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容高進之二人

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

脫幘

譎。髮有巾曰幘。

投地曰乃壞

恠

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

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魏人指宋人曰吳子輩

魏太武帝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

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並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

人主盤于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

然上聲。北狄國名卽柔然國也。

方強南寇未滅吾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

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

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

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

弼頭銳魏主常以筆目之

必不與我汝輩不

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



烏雁侵費風雨所耗

蒿去聲

朝夕三倍乞賜於緩使得收載魏主

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宋孝武

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檄

起

信刻

爲合符曰檄  
吏執爲信

或虛執不奉旨須墨勅乃開宋主曰卿欲效邳君

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宋順帝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湘州

滄湖廣長

沙府刺史王蘊與沈攸之深相結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粲謀

既定將以告褚淵衆謂不可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

乃以謀告淵淵卽以告道成道成遣戴僧靜等攻粲劉秉

時亦赴石

頭踰城走祭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支大厦之崩但

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衛祭僧靜直前斫斫○刀斬也

之祭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

爲去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甯爲袁祭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

爲追者所殺

帝魏宣武

冬十月魏以僕射夜源懷爲行臺巡北邊○魏既遷洛陽魏舊都平

城今山西大同府大同縣孝文帝太和北邊荒遠仍以饑饉

百姓困弊乃加僕射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上聲北邊賑貧乏考

殿顛去聲最下功曰殿上功曰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饑民賴

之沃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后之父方用事勢

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卽劾奏

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藉藉置酒謂懷曰命

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去非鞠菊

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

李崇沉深寬厚有方略得士心在壽春卽壽陽十年常養壯士數

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

魏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魏東清河郡治山東濟南府淄川縣山賊

羣起詔以房景伯爲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

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爲掾硯○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官屬

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卽淄川縣婦人列其子不

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致堂胡氏曰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爲人上者不知教化何以善民而專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頑愈益治之民愈扞格甚者視如寇讐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繫於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孰謂民果頑哉爲人上而觀此亦可省已而脩德矣

魏節閔帝

初趙郡

今正定府趙州

太守李元忠

趙郡人家殷州

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弑

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

爭

濁酒以迎歡歡未卽見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今聞國

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

書姓名於奏白曰刺

勿通也門者

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闕

闕○曲終曰闕

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彼所致敢

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長史孫騰

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

悲不自勝

升

元忠因進策曰殷州

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

小無糧仗

兵器不

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兄弟

乾弟敖曹

必爲明公主入殷州便

以賜委冀股既合滄

今直隸河間府滄州

瀛

即河間府

幽

今直隸定府定州

自

當弭服矣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納之

隋高祖

以辛公義爲岷

民

州刺史○岷

今山西岷州衛

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

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興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

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

變後遷并

兵州今山西太原府

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

不設幃帳而坐

驗問

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閣

蛤

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

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感自歎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

今山東兗州府嶧縣

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

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在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爲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會詔內外官各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書舍人

隋恭帝  
稱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爲祕書丞乘傳傳去聲至黎陽勸世勣早降世勣遂決意西向謂長史郭孝恪

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

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

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勣無表旣而聞之歎曰

世勣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使孝恪與世勣經營

虎牢

隋恭帝  
侗

唐以李綱爲太子少保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以

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爲何

潘仁長史

大業十三年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劫李綱爲長史○司竹園在陝西西安府藍屋縣藍屋音

周質乃耻爲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

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

亦然臣何敢久汗天臺辱東朝

東宮之朝

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



輔吾兒以爲太子少保

唐高祖

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爲舒州都督鎮周舒州今江南安慶府人也到

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

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平百姓耳自是

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以張蘊古爲大理丞前幽州今直隸順天府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易繫

辭下傳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箴爲有位之誠故名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拯救溺沒亨屯肫

亨通屯難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君門九重於

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榮作瑤臺紉作瓊室羅八

珍見禮記內則篇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榮作

酒池相隄十里紂  
爲酒池回盤糟丘

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

而覩於未形雖黠

上聲續曠

塞耳

黠黃色續綿也以黃綿爲圍用組挂之於冕當兩耳旁卽所謂

充

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唐太宗

上遣使至涼州

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

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

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

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後漢荀悅獻帝朝爲秘書監撰漢紀三十卷

魏王泰爲相州

今河南彰德府

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學特命於其

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泰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

之上怒召諸大臣讓

責也

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爲諸王所頓躓

至困厄也

我若縱之泰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元齡等皆謝魏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

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爲而治矣  
魏徵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  
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在昔  
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  
征伐不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  
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  
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  
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魏徵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  
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

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况內懷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上謂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徃以未治爲憂故日新今以旣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爲亦何以異於往年邪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彊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

元律師孫伏伽茹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

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卽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道之使

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

仕於隋朝之資級

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

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脩洛陽宮陛下恚之

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唐高宗

初狄仁傑爲并

兵州今山西太原府

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

絕遠之國

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

長史蘭

吝

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

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唐中宗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

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誅卦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不言

又乘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甯州

今陝西慶陽府

甯州

甯州父老迎勞

去聲

之曰我狄使君

初仁傑爲甯州刺史故稱

活汝邪相攜

哭於德政碑

在甯州城西

下三日而後行

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

今河南汝甯府卽豫州仁

傑先爲豫州刺史

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

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深歎

美之

德妃竇氏父孝謹爲潤州

今江南鎮江府

刺史有奴妄爲妖異以恐妃

母龐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事監察御史薛季昶

唱

按之以爲

當斬其子希城

斟

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寃有功論之以爲無罪

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

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旣食掩扉

非尸扉

○熟寢太后召有功謂曰卿

比按獄失出

失於出人之罪

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

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

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

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

情

悚動

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

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

干

當笑而受之耳



周以徐有功爲殿中侍御史。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今直隸廣平府廣宗縣潘好

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

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

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

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

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

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視會也。惟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

吏悉虐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陵語。獄名。周曰

囹數。擗擗。拄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

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太宗櫛

職

風沐雨

莊子天下篇昔者禹之涇洪水沐甚雨櫛疾風郭象註櫛梳也冒驟雨而沐髮衝疾風而梳頭

親冒鋒

鎗

的○矢鏃

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天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

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

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

附○合食於先祖曰

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

海爲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况元首

君股肱臣也虞書元首

明哉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

臆良哉

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

能言鳥

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

中宗

也陛下起

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秋八月周納言婁師德卒師德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此重之

十七年

周武氏久視元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夏六月司空梁文惠公狄

仁傑卒

仁傑自帝還東都以來拜官書周已屢矣無嫌也其卒也復不書周何著仁傑之始終為唐也是故大臣卒不

書諡自裴行儉一書之於是再見大臣卒書本官惟仁傑官書中宗所贈爵書睿宗所封所以殊仁傑於諸臣也此綱目之特筆也一人

而已矣

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

好面折廷爭

評

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馬

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鞵

控○馬勒也

而繫計

之屢以老疾乞

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

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歎

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

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為洛

州今河南河南府

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

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

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大

州質實云莫詳沿革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

天下桃李謂所薦門生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中

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

是歲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高祖文武太宗之天下也

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邇年德俱盛陛下

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家之宗廟哉今天意

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

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

誅帝復位大赦○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元

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謀誅

之柬之謂羽林宿衛也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致也多祚

泣曰天帝高宗也柬之曰今天帝之子爲一豎汝○易所危將軍

不思報天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謀

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炎鹽上聲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

后革命事元炎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炎爲右羽

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

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

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  
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  
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  
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東之元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  
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  
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闕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sub>武</sub>下進至  
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  
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旣誅可還  
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  
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以

太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大赦惟

易之黨不原遷太后於上陽宮

在河南府閿鄉縣○閿音焚

上尊號曰則天

大聖皇帝

唐睿宗

李日知在官不待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

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

聊○撥也

李日知

稱人反○怒也

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

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唐元宗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日數十輩源

乾曜奏事稱

去聲

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

姚崇議之



宋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  
顏正諫上甚敬憚

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  
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

房杜

房元齡  
杜如晦

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

現

上輒爲

去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

遇殊卑薄矣

王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

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爲汝召客明日詔

宰相與諸達官

謂諸司長官皆得  
專達於天子故稱

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

向拜謝飲不盡卮

文○飲酒器

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

篤如此

以韓休同平章事上問蕭嵩可以代裴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

侍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爲相休爲人陷

峻也

直不干榮

利始嵩以爲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

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

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

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

旣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

詩

旣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耳

非爲身也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

浚深也壕下池也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

移文曰牒真卿將兵防河津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真卿遣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司

兵李平問諫道微道也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

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

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以財求也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

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

皆感憤

常山太守顏杲稿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祿山之至藁

城今直隸正定府藁城縣也常山今正定府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

十留人分頁得要 卷五 忠良

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紫衣金魚質至其子弟使仍守常

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今正定府井陘縣口以備西軍

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灼此履謙悟其意乃陰

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

盧逖別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短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杲

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

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杲卿用千年策張獻誠解圍遁

去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去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

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惟范陽今直隸順天府

涿州今直隸永平府密雲今順天府密雲縣漁陽今順天府薊州汲今河南衛輝府鄴今河南彰

德府六郡而已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顏杲

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

告急於太原

今山西太原府

尹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

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

今河南府洛陽縣卽東京

也杲卿至洛陽祿山數

上聲

之曰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大

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

結

奴天子擢汝

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

杲卿師古五世

孫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

汝何謂反也臊

驢○豕犬膏臭

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

十四  
而高寡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先是譙郡

今江南鳳陽府亳州

太守楊萬石

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

故城在河南歸德府鹿邑縣東

令張巡爲長史使西迎

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元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

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

今河南開封府杞縣

與賈贛合初雍丘令令

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贛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

領贛眾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眾奄

忽也

至城下巡使千

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

兌

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

陣

人馬辟

關

易驚却貌史記項羽本紀辟易數里

賊遂退明日

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

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

傷也

復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帝出奔蜀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

告其謀者陛下徃徃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

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訊宋璟

開元賢相

爲相數

朔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關門之

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

歲

邃深遠也

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

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

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

饒陽神將

偏將也

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

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  
眞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  
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  
子羣臣莫及不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  
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  
巢於幕莫○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豈能久安何如乘閒取賊轉禍爲福  
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於死

唐肅宗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張巡死節表表在人無可言者然許遠生

致洛陽而綱目已善其死者遠雖不死於睢陽然未幾亦死於  
偃師故綱目等而書之則見其均爲死節之臣耳固不可以先  
後而異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  
其觀也



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  
我眾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况密邇羣帥乎  
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  
廵出愛妾殺以食寺土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  
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廵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  
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廵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  
每戰皆悉裂齒碎何也廵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  
以刀抉淵入聲視之所餘纔三四並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  
人皆被殺廵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廵初守睢陽時  
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廵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

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廵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廵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閒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閒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

力

廬陵歐陽氏曰張廵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塘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小大數百戰雖力盡而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廵先死不爲遠遠後死不

爲屈死三日而致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  
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賧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

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台上聲之日我餞

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走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卽東郡洛陽也

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

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以王思禮爲河

東節度使賜僕固懷恩爵大甯郡今山西平陽府隰州王懷恩從郭子儀

爲前鋒勇冠貫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致堂胡氏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閒  
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闕尹之言受命如響進  
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  
子儀無纖芥於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

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

唐代宗

時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疑其為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致堂胡氏曰子儀之意雖忠且厚毋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而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變則忠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一出而朝恩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

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東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郭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

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

相賀郭子儀方宴客間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

駟從

與馬僕從

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

撤之

致堂胡氏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惕威馭也謂子儀有惕威馭也謂子儀有惕威馭也

上以山陵近

葬期伊邇也帝王所葬曰山陵

禁屠宰郭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

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謂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

唐德宗

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號官爵諡具前乎此未有也後乎此

無有也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人而已矣

子儀爲上將擁疆兵程元振魚朝恩譏

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

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

躍據汴州

今河南開封府

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

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

唐制一歲終一考功子儀自肅宗乾元元年拜中書

令至是凡二十四考

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爲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

安不能盡辨頷

據○點頭以應也

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

出麾下雖貴爲王公嘗頷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

之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爲名臣者甚眾

致堂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史又稱其窮奢極欲愚竊恐其言之過矣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爲也會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遣顏真卿宣慰李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

鄭叔則曰徃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

遂行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拔刃擬之

真卿色不變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勸勉進上帝號也

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



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  
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  
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  
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  
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乎希烈掘  
坎於庭云欲阬鏗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  
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召之不納  
騎士逾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  
見泚說之曰犒師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

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

加李晟諸道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

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

晟親近以家書遺

去聲

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爲間

諫

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

去聲

裘褐終無叛志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秀實與將軍劉海濱  
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  
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  
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  
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  
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  
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  
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泚也血灑  
地海濱不敢進而逸忠臣前助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  
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眾手前殺之海濱捕得

見殺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  
上聞秀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八月顏真卿爲李希烈所殺李希烈聞希清伏誅

初李晟收復京城斬朱泚

黨李希清等於市

忿怒遣中使至蔡州

真卿留蔡州今河南汝甯府

殺顏真卿中使

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

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

卽汴州今河南開封府去年冬陷於希烈來

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鎮海節度

初治江南鎮江府尋移治浙江杭州府

使同平章事韓滉卒○

節度兼宰相多

矣未有卒書兼職者此書平章事何在位也混於諸鎮爲最忠順故其卒也備書之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致堂胡氏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閒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

勝數哉

唐順宗

南康

今江西南安府南康縣

忠武王韋臯卒

○

藩鎮卒書某節度使恒也此其不書西川節度何不

以韋臯夷於諸鎮也臯在遠藩憂及社稷表請太子監國豈他鎮比哉綱目書爵書諡所以深嘉之也

唐憲宗

李絳嘗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

泣曰陛下置臣於心腹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

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

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遂以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以元義方爲鄜

字

坊觀察使義方媚事吐突承瓘李吉甫欲自

託於承瓘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人謝因言絳

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爲京兆少尹故出臣鄜

今陝西延安府鄜州

坊

坊州今延

安府中  
部縣

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

乞

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

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  
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  
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  
曰善遂趣促義方之官

九月以韓宏爲淮西諸軍都統宏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

時李光顏戰最力宏欲結之舉大梁

今河南開封府

城索得一美婦人

容色絕世遣使遺

去聲

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

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

魚

悅乎因流

涕坐者皆泣乃卽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

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裴度纂述蔡鄂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致堂胡氏曰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諛諛者所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鄂用兵度實任之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又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有匡救君子之所爲眾人固不識也

以皇甫鏞程昇同平章事淮西旣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鏞鹽鐵使程昇曉其意數朔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

承瓘上遂以爲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

鴟○笑也

之裴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鏞昇皆錢穀俗吏

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置之相位中外駭笑臣若不退天下謂

臣無恥所可惜者淮西盪同定河北底甯承宗斂手削地韓宏

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

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旋自墮揮壞恠使四方

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

其後上語去宰相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此易繫辭首章之辭方謂事情所同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

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

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唐武宗

以杜棕同平章事上聞揚州今江南揚州府倡女善爲酒令敕監軍選

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敕

悰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得大臣

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召悰入相勞去聲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

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太宗賢相矣

唐僖宗

嶺南西道

治邕州今廣西南甯府

節度使辛讜遣使如南詔○初辛讜遣

賈宏等使南詔相繼道死時讜已病風痺祕○脚冷溼病召攝巡官徐

雲虔執其手曰遣使入南詔而相繼物故吾子旣仕則思徇國

能爲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煙入聲流涕雲虔曰士

爲知己死敢不承命讜喜厚其資裝而遣之雲虔至善闡今雲南雲

南城驃信猶漢言君也見之與抗禮使人謂曰貴府牒移文也欲使驃



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恩德深厚中閭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脩舊好去聲豈可違祖考之

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用二黑漆板夾繫文

書刻字於上謂之木夾

遣還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以張全義爲河南

今河南尹李克用表河南府州之也

初東都

卽河

賤○經

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

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

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

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畏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綠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梁主瑱

吳徐溫入朝於廣陵

卽淮南治

以徐知誥爲行軍副使知諫權潤州

團練事溫還金陵

卽昇州

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事吳王盡恭廣

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蠲逋

布平聲

稅求賢才納規諫

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以宋齊丘爲謀主先

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請蠲丁

口錢餘稅悉輸穀帛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閒曠土益闢桑柘滿

野國以富強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知誥夜引齊丘於

水亭屏

丙語屏退左右而語

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

如字

障獨置大

爐以鐵筋

同著音住

畫灰爲字隨以匙

時

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

而知也

五代漢  
隱帝

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

防禦未有書卒者卒審交何錄循吏也五季之世如審交者鮮矣故

特書

汝州

今河南汝州

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

得奉事其丘壟許之州人爲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眾人所能爲但眾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周世宗

周以王朴爲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自五季以來唐河南漢周開封多以子弟尹之

世宗始用賢者而朴以諫議大夫領焉曰知開封府事異其名也

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

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

謂南唐李景

蜀

孟昶

幽州今直隸順天府謂契丹

并

兵○并州今山西大原府謂北漢劉鈞

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

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

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源  
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  
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  
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  
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俟羣  
才旣集政事旣治財用旣充士民旣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  
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閒諜知其  
山川者願爲鄉向導民心旣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  
其易者唐吳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  
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

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朔動則

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

爲我有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

南則嶺南

治廣東  
廣州府

巴蜀

蜀

可傳檄

吸

而定南方旣定則燕

幽

地

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

上

可平矣惟河東

并

必

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

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旣平然後伺閒

一舉可擒也世宗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備安所對少可取

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世宗重之以爲諫議大夫知開封

府專

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還不受饋遺

去聲

吳越人以輕

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

獻之世宗曰曷之奉使者乞旬

蓋

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

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  
留者

宋太祖

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進從征澤潞遷洛

州

今河南河南府

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卒必諭之

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

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

乞

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

語去聲

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

射赦也

汝罪汝能掩殺敵

兵當卽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趙普旣相以天下爲已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

主數

朔徽行私出也

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

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

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

平聲茵

因禱也地

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至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

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旣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

平諸國則彈丸黑子

喻小也

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



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

今順天府

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

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

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

慮矣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

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

補綴

拙

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

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

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

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

果斷類如此

二月宋以沈義倫爲樞密副使義倫爲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  
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怯中惟書數卷  
而已宋主管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  
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宋主嘉之故有是命

宋太宗

九月以楊業爲代州刺史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本姓楊帝

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

今太原府代州刺

史業善戰號楊無敵

李昉罷布衣翟頴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爲

去聲

作大言使

頴上之且改頴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於是頴擊登聞  
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

帝由是厭昉遂罷爲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醜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旣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張詠知益州

卽成都府

王繼恩上官正宿

秀

翰等總兵討賊漸有

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祝軍校曰爾曹蒙國家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旋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

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脇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

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恣乃下其估古○市稅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九月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定

馮拯

整

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

治廣東廣州府

中外無敢復言者

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丙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

意既以爲可願卽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

漢武帝憚汲長孺之直而出守淮陽宋太宗憚呂蒙

正之直而出判河南人君苟以妒賢嫉能爲心則凡縱欲傷民之事將靡所不至矣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

卽夏州

論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

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

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竦息

聳息

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旣而卒用其人果稱

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后疾甚遷於

十四  
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舍諡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  
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責知  
除州今江南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已任不爲流俗

滁州  
所容故屢見斥